程氏演蕃露卷第一

秘書省書繁露後

右繁露十七卷紹興間董　所進目觀其書辭意淺薄間掇取董仲舒策語雜置其中輒不相倫比且國疑非董氏本書矣又班固記其說春秋凡數十篇玉杯蕃露清明竹林各爲之名似非一書今董　進本通以繁露冠書而玉杯清明竹林特各居其篇卷之一愈益可疑他日讀太平寰宇記及杜佑通典頗見所引繁露語言顧董氏今書無之寰宇記曰三皇驅車抵谷口遇典曰劒之在左蒼龍之象也冠之在首元武之象也四者人之盛飾也此數語者不獨今書所無且

其體致全不相似目然後敢言今書之非本眞也牛享
問崔豹冕旒以繫露者何答曰綴玉而下垂如繫露
也則繫露也者古之冕旒似露而垂是其所從假以
名書也以杜樂所引推想其書皆句用一物以發己
意有垂旒凝露之象焉則玉杯竹林同爲託物又可
想見也漢魏間人所爲文有名連珠者其聯貫物象
以達己意略與杜樂所引同如曰物勝權則衡殆形
過鏡則影窮者是其凡最也以連珠而方古體其殆
繫露之所自出歟其名其體皆契合無殊矣
淳熙乙未予佐蓬監館本有春秋繫露既嘗書
所見於卷末而正定其爲非古矣後又因讀太平
御覽凡其部彙列叙古繫露語特多如曰禾實於
野粟缺於倉皆奇恠非人所意此可畏也又曰金
干土則五穀傷土干金則五穀不成張湯欲以鶩
當鳧祠祀宗廟仲舒曰鶩非鳧鳧非鶩愚以爲不
可又曰以赤統者幘尚赤諸如此類亦皆附物著
理無憑虛發語者然後益自信予所正定不謬也
御覽太平興國間編輯此時繫露之書尚存今遂
逸不傳可歎也已

牛車

漢初馬少故曰自天子不能具醇駟將相或乘牛車
言惟天子之車然後有馬然亦不能純具一色至將

相則時或駕牛也自吳楚誅後諸侯惟是食租衣稅無有橫入故貧者或乘牛車則此之以牛而駕自緣貧窶無資可具非有禁約也漢韋元成以列侯侍祠天雨淖不駕駟馬車而騎至廟下有司劾奏削爵則舍車而騎漢已有禁矣東晉惟許乘車其或騎者御史彈之則漢法仍在也至其駕車遂改用牛王導駕短轅犢車犢牛犢也王濟之八百里駁駁亦牛也言其色駁而行速日可八百里也石崇之牛疾奔人不能追此其所以寶之也南史吳興太守之官皆殺輓下牛以祭項羽知駕車用牛也豈通晉之制皆不得駕馬也耶予於是攷察上古駕車則皆駕牛無用馬者故易曰服牛乘馬也又曰皖彼牽牛不以服箱則牛服之謂也至古之耕却不用牛孔子弟子中有冉耕乃字伯牛豈前此未以牛耕耶詩十千為耦長沮桀溺耦而耕沮溺二人相對自挽犂也甘誓御非其馬之正汝不共命詩曰四牡騑騑蕭蕭馬鳴有車鄰鄰有馬白顛則車皆馬駕也然則此時牛既不耕又不駕車則將何用也至於馬既駕車車重而鈍又未有人知用馬為騎直至六韜方著騎兵詩書中元未之有此制殆難攷也

徐呂皮

今使北者其禮例中所得有韋而紅光滑可鑒問其

名則徐呂皮也問其何以名之則曰徐氏呂氏二氏實工爲此也此說出於虜傳信否殆未可知矣予案燕北雜禮所載虜事曰契丹興宗嘗禁國人服金玉犀帶及黑斜褐里皮并紅虎皮靴及道宗即位以爲靴帶也者用之可以華國遂弛其禁再許服用此即靴帶之制矣及問徐呂皮所自出則曰黑斜喝里皮謂囲紇野馬皮也用以爲靴騎而越水水不透裹故可貴也紅虎皮者囲紇獐皮也揉以硇砂須其輭熟用以爲靴也本此而言則知徐呂也者斜喝里聲之轉者也然斜喝里之色黑而徐呂之色紅恐是野馬難得而硇砂熟韋可以常致故深而紅之以當獐皮也爲欲高其名品遂借斜喝里以爲名呼也

陷河

沈存中曰今之推五行三命者皆借事物以寓其理如驛馬貴人之類是也然貴人驛馬今世術人悉皆和而用之惟陷河一名人固不知亦復不講其沈氏之言曰西域有沙地極虛輭人馬履之隨步須洞如行幕上或值甚虛處陷入其中輒不可出是爲陷河也術者既廢此說不用亦無人能知陷河之爲何物何理也石晉天福四年嘗遣使冊命于闐以平居誨爲制置判官居誨行程記曰自沙州至樓蘭城二千餘里自樓蘭行三月過一處名陷河須束薪排連填匝

兩岸乘勢急走乃始得過馳馬比人稍重即須卸去所載獨以身行可也若適遇鋪薪不接之處不問人馳皆陷矣馳雖軀體壯大苟其陷焉亦遂全體淪沒才能露出背峯一入遂不可救故此之陷河也者即沈氏謂命家借之以喻沉滯者也驛馬者陰陽相交第第接續如詩所謂驛驛其達者正其義也夫其驛馬陷河對立而命之名則陷河之與驛馬必如長生之對七殺也三命家既有其名而無其義則古說之傳乎今者多不具矣何可責其必驗也

服匿 斯羅 刀斗

南唐張僚使高麗記其所見曰麗多銅田家饁具皆銅爲之有溫器名服席狀如中國之鐺其底方其蓋圓可容七八升案齊雜記云竟陵王子良得古器小口方腹底平可著六七升以示祕書丞陸澄之澄之曰此名服匿單于以賜蘇武子良眎其欵識果如所言夫東夷之謂服席即北狄之謂服匿者也語有訛轉其實一物也僚之田也舟至冷泉麗兵來衛中有銅器晝以供炊夜以擊警用頗注驗之即刀斗矣東夷箕子之國也猶知重古三代俎豆至漢尚存則刀斗尚其傳習而近者也若銅廝羅其義絕不可曉案張僚記新羅國一名斯羅而其國多銅則廝者斯聲之訛者也名盆以爲廝羅其必由此也中國古固有盆

矣皆瓦爲之故可叩擊以爲樂節者以其有聲也相如請秦王擊缶楊惲謂婦本秦也拊缶而呼烏烏皆瓦爲之質未至用銅也若其以銅爲質固不知始於何時然其以斯羅爲名而至今仍之則斯羅也者本其所出以爲之名也後世固有改用黃白二金且鍛且鑄者矣而其易盆名以爲斯羅者則其祖本由新羅來不可掩也於是酒器之有豐也樂之有阮咸琴也食品中之有畢羅鑒虛也皆本其自而立之名也則易盆名以爲厮羅自當本之新羅無疑也

日圓 與日說通

古謂日輪規環千里特言其周廣當然者耳而無有言其如何其圓者也沈括取銀圓爲喻曰月如銀圓本自無光日耀之乃有光其圓非圓乃月與日相望其光全耳及其闕也亦非眞闕乃日光之所不及耳此喻最爲精審予已詳著之矣淳熙丙申三月予爲少蓬太史局言朔日巳時日食西北隅食至一分半而復巳而日行加巳呼請臺官即道山下以盆貯油對日景候之時既及巳雲忽驟起少選雲退則日輪西北角微有虧缺約其所欠殆不及一分蓋食已而復非不及一分半也其年某人忘其名使虜自北而回正當食時其行適及河北自北望之則日輪虧及十分之二是太史之言固不能精亦不全謬也予因此之

見益知沈括銀圜之說確與之合也臨安距河北則向南二千餘里矣日食西北人在東南故從東南見之闕處全少是以十其分而闕僅及一也至於人在河北日並東南故其食處多現而遂十分虧二以此見日輪正圓可驗也此如東京所鑄渾儀今在臨安清臺則於西北兩柱移低兩寸以順天勢其痕迹尚在可驗也南北異地於以準望天度則臨安與汴京自是不同也

騶唱不入宮 腹鳴

舊尚書令僕中丞騶倡得入宮門止於馬道馬道是許人上馬處也郭祚爲僕射奏言非盡敬之宜騶倡不入宮自此始也案騶唱者騶從之傳呼也朱仲遠爲行臺僕射請準朝式在軍鳴騶廢帝笑而許之史臣謂其任情則是僕射在朝得用騶唱而涖軍則否軍國異容之義也在軍而乞從朝儀所以名爲任情也梁制尚書令僕御史中丞各給威儀十人其七人武冠絳韝音溝唱呼入殿引喤至階一人執儀囊不喤喤音橫類篇曰喧也則七人同聲唱導故曰喧也通典十二絳韝六人所謂騶也

學官

官者管也一職皆立一官使之典管也故官舍所在皆名爲官其曰學官者學舍也五帝官天下以天下

爲公而使仕者任之是爲官矣三王家天下則以天下爲己有者也然則學官之義可想矣渭口有船官餘杭有鹽官成都有錦官齊出三服有工官其爲官一也

漢官稱府

漢時廷尉治亦稱府（兒寬傳）御史亦稱府（朱博傳）

韶鳳石獸

黃圖曰文王立辟廱而知人之歸附靈臺靈沼而知鳥獸之得其所以爲音聲之道與政通故合樂以識之案此類而言即簫韶儀鳳非眞有鳳來也擊石拊石非眞有獸舞也若聲若舞皆寫鳳獸而入諸形容焉耳若以爲眞有儀舞則祖考來格亦眞有神像顯然降格也乎周禮樂合而天地神祇皆至是亦此理也大武之舞周人世世用之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豈世世眞有周召來集舞佾之前也歟以此求之則夫立爲象類而眞有感格益可驗矣詩曰於論鼓鍾論者商度其制而求以無放之也

左符　魚書

漢太守之官必得左符以出至郡用以爲驗蓋右符先已留州故令以左合右也唐世刺史亦執左魚至州與右魚合契亦其制也唐世左魚之外又有敕牒將之故兼名魚書唐書曰開成二年幽州節使史元

爲公而使仕者任之是爲官矣三王家天下則以天下爲己有者也然則學官之義可想矣渭口有船官餘杭有鹽官成都有錦官齊出三服有工官其爲官一也

漢官稱府

漢時廷尉治亦稱府兒寬傳御史亦稱府朱博傳

韶鳳石獸

黃圖曰文王立辟廱而知人之歸附靈臺靈沼而知鳥獸之得其所以爲音聲之道與政通故合樂以識之案此類而言即簫韶儀鳳非眞有鳳來也擊石拊石非眞有獸舞也若聲若舞皆寫鳳獸而入諸形容焉耳若以爲眞有儀舞則祖考來格亦眞有神像顯

韶石鳳獸

行 若聲 万歷作儀

忠奏當管八州準門下牒追刺史右魚各一隻臣勘自天寶末年頻有干戈並皆失墜伏乞各賜新銅魚可之（貨三百五十五）後有詔刺史已有制書爲驗左魚不給

淇奧

詩瞻彼淇奧綠竹猗猗陸璣草木疏援爾雅云菉王芻也郭璞云即菉蓐草也予謂不然史記漢世河役云下淇園之竹以爲揵淇水古屬衛地又詩籊籊竹竿以釣于淇亦衛地也夫惟衛竹之大可爲河揵而其竿之長可以垂釣則其不爲王芻之草亦已明矣本朝之初試文必本注疏不得自主已說嘗試館職有以綠竹爲題者試人賦竹以爲釣淇之竹而涖試者咎其不從訓故黜之不取富韓公嘗辨有司之誤矣

卞山

湖州卞山其形嵯峨略如弁狀故東坡初至湖詩曰聞有卞（弁）山何處是爲君四面意求看及其至郡已久凡詩所賦而及此山則字皆爲卞不復爲弁蓋圖經云卞姓居之故其山名卞也至風土記則曰烏程縣岞山望之有黃氣紫雲大吳故以葬焉（御覽八）其字又加山爲岞不知孰是案左氏昭九年爲弁髦杜預釋之曰弁冠也陸曰弁亦作卞然則卞弁古蓋通用矣謂山形爲弁亦與卞通

行李

左氏襄八年子貞謂鄭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則行李當爲使人今人謂出行資裝爲行李固失之矣唐李涪曰使字山下安人人下安子葢古使字也傳左氏者誤書李爲李故一字釐爲二字涪之此語亦未必可據昭十三年鄭會晉于平丘子產爭承曰諸侯請兵好以爲事行理之命旣月不至杜注曰行理使人通聘問者則是正指使人爲行理也此最明證也古字多通理李同也若以行李爲行裝之具恐無所本也

水碧

李太白詩多言采水碧碧玉類也水中有此碧也字書曰碧者玉之縹青者也水經於穀水源派載山海經之言曰紵麻間其中多碧玉篇玉部引山海經亦云商山下多青碧郭璞曰亦玉類也此之謂碧即玉稾謂爲碧雞之碧也古大夫佩水蒼玉其殆用此乎今信州水精其品下而不瑩者多爲縹青之色

碑厄

王闢之澠水燕談云景祐初姜遵奉太后意悉取長安碑石爲塔材因援楊大年談苑叙武行德金石厄以傷之傷之誠是也然此何足恠隋文帝嘗誚世之立碑者曰若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不然徒爲人作鎮石耳案水經洛陽天淵池中有魏文帝九花樓殿

基悉是洛中故碑累之然則尚矣

江左度量尺比唐制

通典叙六朝賦稅而論其揔曰其度量三升當今一升秤則三兩當今一兩尺則一尺二寸當今一尺注云當今謂即時即時者當佑之時也唐時一尺比六朝制一尺二寸也王制曰古者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西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六分

玉食

王嘉傳玉食注言精好如玉周禮王齋則供玉食是眞以玉參饌也玉不可炊如何可食當是參粒爲禮如今人服藥耳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三者一類也作福作威非尋常刑賞之有定別者也天子時出意見特有賜予誅治也故曰功多有厚賞予則孥戮汝皆出賞罰之外以作福作威也再以其類推而求之則玉食也者非常饌也當齋之時特設此玉如特作之威福非常法也亦如漢武以玉屑和露之類也後世乃欲求服玉之法殆失本意矣

交戟

交戟之內案通典衛尉公車令曰胡廣曰諸門部各陳屯夾道其旁設兵以示威武交節立戟以遮呵出

入也

祏室

宗廟神主皆設石函藏諸廟室之西壁故曰祏室室必用石者防火也通典祭

若干

若干者設數之言也干猶箇也若箇猶言幾何校也又說干者十幹自甲至癸也亦以數言也漢食貨志

邸閣

爲邸爲閣貯糧也通典漕運門後魏於水運處立邸閣八所俗名爲倉也

巖廊

舜遊巖廊李試義訓曰屋垂謂之宇宇下謂之廡步檐謂之廊俗書爲簷檐峻廊謂之巖漢宣帝選六郡良家子便弓馬者爲羽林郎一名巖郎言其禦侮巖除之下注曰後漢志曰言從遊獵還宿殿階巖下室中故號巖郎通十八

和香

梁武帝祀地用上和香杜佑注以地於人近宜加雜馥案雜馥即合諸香爲之言不止一香也梁武帝祭天始用沉香古未用也通典四十三

霤力救反

五祀有中霤左氏三進及霤通典曰古者穴居故名

室曰霤許叔重說文曰屋水流也以今人家準之則堂中有天井處也許說確也

行馬

晉魏以後官至貴品其門得施行馬行馬者一木橫中兩木互穿以成四角施之於門以為約禁也周禮謂之陛桓（音互）今官府前以子是也

筮遠日

旬之外日為遠日（同上）

先輩前進士

唐世呼舉人呼已第者為先輩其自目則曰前進士案魏文帝黃初五年立太學初詣學者為門人滿一歲試通一經者補弟子不通一經罷遣弟子滿二歲試通二經者補文學掌故不通經者聽須後試故後世稱先試而得第者為先輩由此也前進士云者亦放此也猶曰早第進士而其輩行在先也（通典五十三）

花信風

三月花開時風名花信風初而泛觀則似謂此風來報花之消息耳案呂氏春秋曰春之德風風不信則其花不成乃知花信風者風應花期其來有信也（徐鍇歲時記春日）

金鎰

枚乘七發曰射千鎰之重賈逵國語注曰一鎰二十

花犀帶

唐會要章服大和六年敕一品二品服色許服犀玉及斑犀案斑犀者犀文之黑黃相間者也此時止云斑犀至近世其辨益詳黑質中或黃或白則爲正透外暈皆黃而中滃黑文則名倒透透即通也唐世槃名通天犀若正透倒透之別出於近世也今世士夫便服而繫犀帶惟兩府始服正透從班已下即服倒透本無定制直是以正透爲重耳

程氏演蕃露卷第一

程氏演蕃露卷第二

牙旗牙門旗鼓

大將所建牙旗劉馮事始兼載兩義其一謂以象牙飾旗其一謂以爪牙爲義然終無的據御覽三百三十九至其所引兵書則曰牙旗者將軍之精凡始建牙必以制日制日者其辰之在五行以上剋下之日也又引尚書曰門旗二口色紅八幅大將牙門之旗出引將軍前列又引黃帝出軍訣曰牙旗者將軍之精金鼓者將軍之氣又引後漢書光武徇河北收韓歆置鼓下將斬之注云中將軍最尊自執旗鼓若置營則立旗以爲軍門并設鼓戮人必於其下合此數者言之

則軍門對立兩旗是爲牙旗其已審矣特不知眞飾以牙耶或止取爪牙　爲義也眞人氷鏡經曰周禮司常職云軍旅會同置旌門夫以旌爲門即旗門也此其說有本也後世軍中遂置牙門將郭子儀李光弼在朔方皆嘗爲之魏博特置驍銳可倚仗者使爲護衛名爲牙兵而典揔此兵者其結銜名爲押衙至於官府早晚軍吏兩謁亦名爲衙宇文化及爲秦王浩丞相於帳中端坐白事者默然不應下牙時方收啓狀與張愷參決之則是以朝晡而集爲牙也呼謂既熟雖天子正殿兵衛受朝謁亦名正衙當是因牙門之義展轉以爲此名也黃帝出軍曰有所征伐作五采牙幢青牙旗引住東赤牙旗引住南白牙旗引住西黑牙旗引住北黃牙旗引住中是凡大將行住不以何地皆有牙旗隨之不止軍門有二牙旗也魏志曰典韋爲張邈士牙門長大衆莫能勝韋一手建之此即牙門大旗矣吳志陸遜討費棧以兵少乃益施牙幢分布鼓角賊即破散既云益施牙幢則不止二旗矣凡滕輔袁宏顧愷之陳子昂皆有祭牙禡牙文其所謂牙即牙旗也再詳此義恐旗有飾牙之理蓋既不專以門旗爲牙旗而五方之旗皆名爲牙恐欲重其體故飾之以牙也耶詩之象齒五輅之象輅其爲用象亦已久矣

則軍門對立兩旗是爲牙旗其已審矣特不知眞飾以牙耶或止取爪牙　爲義也眞人氷鏡經曰周禮司常職云軍旅會同置旌門夫以旌爲門即旗門也此其說有本也後世軍中遂置牙門將郭子儀李光弼在朔方皆嘗爲之魏博特置驍銳可倚仗者使爲護衛名爲牙兵而典揔此兵者其結銜名爲押衙至於官府早晚軍吏兩謁亦名爲衙宇文化及爲秦王浩丞相於帳中端坐白事者默然不應下牙時方收啓狀與張愷參決之則是以朝晡而集爲牙也呼謂既熟雖天子正殿兵衛受朝謁亦名正衙當是因牙門之義展轉以爲此名也黃帝出軍曰有所征伐作五采牙幢青牙旗引住東赤牙旗引住南白牙旗引住西黑牙旗引住北黃牙旗引住中是凡大將行住

止取爪牙下　万曆年
有以字

筌蹄 笱

得兎者忘蹄得魚者忘筌筌與蹄世人習聞其名而不能察其果爲何物也戰國策魏魋謂建信君曰人有置係蹄者而得虎虎怒決蹯而走虎非不愛其蹯也不以環寸之蹯而害七尺之軀然則蹯也者其虎足之爪或指也歟故曰環寸也言其圍一寸也唐韻曰蹯獸足也左氏胹熊蹯不熟蹯即熊掌也係蹄者以繩爲機縻繫其蹄也決蹯者知其縻繫不可復解故自剔去其足魏魋之謂如人遭蝮螫而自斷其腕者也以類求之則兎蹄者亦設繩以縻兎也歟筌者魚笱也出廣韻笱者以竹爲器設逆鬚於其口魚可入不可出也文選有冥筌李善曰取魚之器也詩曰寡婦之笱又曰敝笱在梁又曰毋逝我梁毋發我笱蓋橫溪爲梁梁旁開缺透水而設笱以承其下魚墮梁已即覺水淺急趨旁闕以求入溪既入即隨笱中見者發笱而取之也相戒毋發我笱者懼其發取已獲之魚也

几

几與案自是兩物几者坐具也曲木附身以自捧抱故釋名曰几庪也所以庪物者也其音軌其義則閣也漢武內傳帝受王母眞經庪黃金之几是以几而貯閣經文也鄴中記曰石虎所坐几悉歇畫爲五色

花則几者所以坐也非案類也語林曰孫馮翊往見
任元褒門吏憑几見之孫請任推此吏吏曰得罰體
痛以横木扶持非憑几也孫曰直木横施植其兩足
便爲憑几何必狐蹯鵠膝曲木抱腰用此推之則几
之形象可想大率如今之胡床頂施曲木而俗以抱
身交床名之是其象矣第古無繩床既爲坐具必是
施板竹林七賢論曰阮籍在丧孝尼家醉起扶書几
板爲文王逸少見門生家棐几滑淨因書真草其父
刮去是皆有板可書也孟子隱几而卧南郭子綦隱
几而坐嗒然似丧其耦皆其事也必以几閣其手故
得以寄其逸也若周禮玉几漆几用材設飾則有别
若其形制無二也

石蜜

太平御覽異物志曰交趾甘滋大者數寸煎之凝如
冰破如博棊謂之石蜜凉州異物志曰石蜜遂滋甜
於浮萍非石之類假石之名實出甘柘變而凝輕注云
甘柘似竹煞而曝之則凝如石而甚輕又魏文帝詔曰
南方龍眼荔枝寧比西國蒲桃石蜜合此數說觀之
既曰柘漿所凝其狀如冰而名又爲石則今之糖霜
是矣又有崖蜜者蜂之釀蜜即峻崖懸宣其窠使
人不可攀取也而人之用智者伺其窠蜜成熟用長
竿繫木桶度可相及則以竿刺窠窠破蜜注桶中

是名崖蜜也

護駕

六典侍中護駕又左補闕掌扈從乘輿扈即護也近說引相如賦扈從横行出乎四校之中則失之矣師古曰扈跋扈也言其驍勇不循行列而自跋扈行乎四校之外也不專以護衛護爲義也

盔盂

東方朔傳置守宮盂下注盂食器也若盔而大今之所謂盔盂也盔音撥今僧家名其食鉢爲鉢則中國古有此名而佛徒用之耳

紫泥封詔

漢朝中書以武都紫泥爲璽室加緑緹其上案此即是紫泥渾裹其匣而泥匣之外更加緑緹也漢趙皇后傳曰中黄門田客持詔記盛緑緹方底封御史中丞記其曰方底即詔函矣紫泥所封即方底之函矣函外又以緑緹裹之也御史中丞記即謂中約書者是矣約書云者約結也以繩或帶結封而書字其上也即封緘也

車渠

尚書大傳曰散宜生輩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如車渠陳於紂庭然則車渠非大貝也特貝之大者可比車渠耳不知車渠又何物也

車者車也渠者

轍迹也孟子謂城門之軌者是也

霞帔

唐睿宗召司馬承禎問道遂賜絳霞紅帔以還公卿賦詩送之今世之謂霞帔者殆起此耶 出實賓錄 二十五

牛衣

王章卧牛衣中注龍具也龍具之制不知何若案食貨志董仲舒曰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然則牛衣者編草使暖以被牛體蓋蓑衣之類也

玉卮無當

韓子曰堂谿空見昭侯曰今有玉卮無當瓦器有當右渴將何以曰以瓦器空曰爲人主漏泄羣臣之語猶玉卮無當也昭侯於是每與空話事歸輒獨卧惟恐漏言於妻妾也案左思賦嘗引玉卮無當以譏揚雄而曰假言珍怪如玉卮無當而卮當之爲何物無有能言者今以韓子求之則當者底也 平聲 以玉爲卮信美矣而其下無底則水漿迸散不若瓦器有當乃爲適於用也 御覽

以華陽隱居代名 花書

陶隱居以諸王侍讀解職遂自稱華陽隱居書疏亦以此代名 出太平廣記 國初人簡牘往來其前起語處皆書名後結語處即以花書代名不再出名也花書云者自書其名而走筆成妍狀如花葩也中書舍人六

貞九書敕雜列其名濃淡相間故名爲六花判事花書之起其必始此矣韋陟書名如五朶雲亦其事也王介甫當　神宗正眷注時其書石字爲口人皆效之故時人嘲之曰表德皆聯甫花書盡帶圈蓋有以也

馬纓

建隆元年涇州都校李玉謀害節使白重贊先遣人市馬纓一即僞造制書云重贊謀逆令夷其族謂都校陳延正曰使人致此去矣上聞大驚鞫之玉棄市又李飛雄竊得馬纓遂詐稱詔斬邊帥人初亦信之即知馬纓者使人用以爲驗也新築人請繫纓以朝即此也今州郡惟帥臣乘馬乃始有纓建康有之它帥不製也

坫

論語反坫也者乃是藉爵之器兩邦君酬酢飲已而反置爵其上是名爲坫也沈存中記國初人有用反坫爲屏者沈以爲誤爲其下文又有塞門塞門屏也不應重以屏出也案許氏說文云坫屏也不知許氏別有據否亦恐許誤

六帖

白樂天作類書名六帖通典選舉門載唐制曰開元中舉行課試之法帖經者以所習經掩其兩端中間惟開一行裁紙爲帖凡帖三字隨時增損可否不一

或得四得五得六者爲通此六帖之名所從起也六帖云者取中帖之數以名其書期於必遂中選也

古每一官別鑄印

孔琳之當亘元時建議曰古者皇王傳國之璽及公侯龔封之印皆弈世傳用無取改作今世惟尉之一職獨用一印至於內外羣臣每遷悉改終年刻鑄金銀銅炭之費不可勝言愚請衆官印即用一印無煩改作 本傳十七

神道

李廣傳丞相李蔡得賜冢地盜取三頃賣之又盜取神道外壖地一畝葬其中世之言神道者始此 西漢二十

四 又霍光塋起三土闕築神道神道言神行之道也 長安志

拳

司馬遷言李陵矢盡道窮士張空拳文穎曰拳弓弩拳也師古曰拳音拳與絭同拳絭音皆去權反又陵傳陵發連弩射單于張晏曰三十矢共一臂絭絭是弩弦張之則滿臂即弩檛也空拳言上弦使滿而無矢可射承上矢盡爲文也 西漢十四

爆槊

宋景文筆記曰宣獻宋公著鹵簿記至爆槊不能得其義予後十餘年始得之其說曰注左有約槊爲其

首大如𠂢是其義也案字書㕞小瓜也蒲卓反字或爲𠂢同一音也予案爾雅犦牛犎牛也此獸抵觸一百獸無敢當者故金吾仗刻犦牛於槊首以碧油囊籠之荆楚歲時記所說亦與爾雅同今金吾仗以犦槊爲第一隊則是犦槊云者刻犎牛於槊首也它說皆非也

五馬

太守五馬莫知的據古樂府五馬立踟躕即其來已久或言詩有良馬五之侯國事也然上言良馬四之下言良馬六之則或四或六元非定制也漢有駟馬車正用四馬而鄭元注詩曰周禮州長建旟漢太守比州長法御五馬元以州長比方漢州大小相絕遠矣周之州乃反統隸於縣比漢太守品秩殊不侔不足爲據然鄭後漢時人則太守之用五馬後漢已然矣至唐白樂天和深春二十詩曰五疋鳴珂馬雙輪畫戟車至其自杭分司有詩曰錢唐五馬留三疋還擬騎來攪擾春老杜亦曰使君五馬一馬驄則是眞有五馬矣若其制之所始則未有知者

鶻突

師友談紀云錢穆父尹開封剖決無滯東坡朝次譽爲霹靂手穆父曰敢云霹靂手且免鶻鷺蹄即俳優以爲鶻突者也鶻突者胡塗之反也殷芸小說曰孫

邕醇粹有素魏武帝初置侍中舉者不中選遂下令曰吾侍中欲得渾沌渾沌氏古之賢人也於是臣下方悟遂舉邕帝大悅此語著於釋稗釋稗訓之曰世俗之俳言也鶻者渾之入突者暾之入渾者渾之去沌者暾之去也用此言觀之則謂愚無分別名爲鶻突由來古矣釋稗不書名氏其書引王介父解義即近世人也或作陸農師

絲杬

霍光傳師古曰爾雅毛詩傳皆云樅木則松身栢葉栝木則栢葉松身案栢葉松身乃今俗呼爲絲杬者也

虛封

建安二十年曹操專封拜始置名號侯至五大夫與舊列侯關內侯凡六等以賞軍功新置皆不食租虞松之曰今之虛封蓋始於此

萱草

詩曰焉得諼草言植之北注直以諼爲萱草詩永矢弗諼之訓爲忘故曰永誓不忘也又凡字必從其類而萱當從艸今獨舍草從言義皆可疑後見許氏說文萱之字从艸憲又作萱作蕿俱以况表爲飜切乃知古詩字本作蕿自唐明皇改古文代以今字乃訛蕿爲諼耳

碑生金

晉語云墓碑生金庾氏大忌初不曉生金爲何等語案吳淑事類賦引魏志曰繁昌縣授禪碑中生金表送上羣臣盡賀王隱晉書曰永嘉初陳國項縣賈逵石碑中生金人盜鑿取以賣賣已復生此江東之瑞也其曰瑞者晉爲金行故金生爲祥元帝中興其應也据此而言則碑中誠生黃金矣亦異事哉

牙盤

唐少府監御饌器用九飣食以牙盤九枚裝食味於上置上前亦謂之看食據此即是以牙飾盤矣問之今世上食止是髹盤亦不飾牙

鐐鑪

談苑載鐐鑪曰鐐者白金也意以謂白金飾爐也是固有本矣然恐語訛耳爾雅云烘燎煁烓也烘謂燒燎也煁今之三隅竈也然則烓者無釜之竈其上燃火謂之烘本爲此竈止以燃火照物若今之生麻粃音身盆也然則鐐鑪亦不爲鐐當爲燎爐耳

燭

儀禮之燕禮曰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宮執燭於西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閽人爲大燭於門外郎元注曰燭燋也甸人掌供薪蒸者庭大燭爲位廣也閽人門人也爲作也作大燭以俟賓客之出也古

燭未知用蠟直以薪蒸即是燒柴取明耳亦或剥樺皮爇之亦已精矣然曲禮曰燭不見跋則是必有質可篸乃始有跋耳曲禮或有是蠟燭後從其所見而言之耶

答人問九江說

前蒙疑諭九江曲折冗久不報當不訝否某之論禹貢也疑則傳疑初未嘗敢確主其見也進本於發語中已著此意至於九江非今江州固嘗明言之矣顧經文關及九江者多悉是經中大節目若不姑據古傳以奠其地則凡經文中語及九江者無所指以致其辭故姑從古傳言之不謂確不可易也春秋所書尚分見聞傳聞爲三歐公亦不敢全廢漢儒之說而遂設爲之喻曰村疃有火州人數日乃始聞之不如其邑人翌日聞之之未遠也縣聞雖近又不如其鄰人登時親見之審也秦以今淮南爲九江漢以今江州爲九江皆非鄰人親見之審矣然由今日眎秦漢如以州人而言縣事又不如姑仍縣人之言尚或可據也若舍之不用別擬一水以名九江是似州人強破邑傳或時却成荐誤所不敢安也漢去古不遠已不知九江所奠矣劉歆遂指彭蠡以爲九江凡今名江州以爲九江郡皆始於歆然歷世不肯主信者以匯即彭蠡也匯與彭蠡經既以

三江名之不應添出一名謂爲九江也夫三江者南中北相參爲三是尚可應塞三數矣若九之爲九其名何自而起耶故至莽雖采歆說以此名郡而後世不肯主信者爲其本無的據也若其指洞庭爲九江則自胡旦始而晁說之實宗師之第不肯明云其說自旦而出耳古來未嘗有爲此言者也且經之言九江也如曰九江孔殷又曰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又曰九江納錫大龜是皆因事及之猶可展轉它說矣至夫岷江原委相貫自岷山以至入海具有次第著乎經文則何可移之而它也歟經曰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則是九江也者上承岷派由夔峽東注以下貫于東陵而後始會于匯匯者南江之與江漢合三爲一之地也今江州湖口縣是其所也洞庭也者課其大派則上承瀟湘而下逕岳州以合于江而瀟湘之源皆出湖南不受蜀水也則書之岷派瀟湘不得而預也今從岳州言之岷江正在州北洞庭乃在湖南其不爲一派明矣由岳州已上則兩水不相入如之何強取未嘗合流之南派而用全無古據之見剗而入之北派也今鼎沅之西固與蜀中施黔東西相距然而中隔万山水不通流如之何而云南派可入北派也湖南固有澧水因遂置爲澧州矣李吉父元和郡縣志遂取此之澧水

以爲岷蜀之澧故胡旦信之不疑而不知後世湖南之澧水非古梁州之澧水也此最致誤之因也旦之說曰九水入于洞庭故名以九非也連水營水今爲瀟耒水沫水漉水瀏水澴水並水湘水是姑可枚列爲九矣然而九水之外更有微水資水沅水澧水此四水者亦皆同入洞庭而同注於江則是洞庭所受者凡十三水矣不知以何爲限而遂掇去四水不數也若以爲上流只有九水則資之入沅時漣瀟鍾耒洣漉瀏澴之入湘也方其初耒已爲九水而沅湘又爲二水以九合二則十一矣其可削減十一使之爲九乎若專以注湖爲數則又沅湘實止二水數不及九不知何據而遂以意定之爲九也蓋古人之記水派也皆摭其本名本地據實言之無有取象以爲之數者也旦謂九爲陽數則於治水之義絕無所附不待它人致辨胡氏亦既設辭自疑而不敢主執矣是故江河淮濟命名既定則江的名江河的名河不似今世九水皆得名江名河名湖也且夫漢水之大幾與岷江相敵其已大矣而其初未及入江經但稱之爲漢不肯假以江名也洞庭雖大安得未會於江而遂破例以目爲江乎而經亦無其語何可信也

程氏演蕃露卷第二

程氏演蕃露卷第三

誕馬

宣和鹵簿圖有誕馬其制用色帛周罨一方氊蓋覆馬脊更不施鞍此其爲制必有古傳非意剏矣然名少爲誕則其義莫究也蔡攸輩雖加辨釋終不協當

案通典宋江夏王義恭爲孝武所忌憂懼故奏革諸侯國制但馬不得過二其字則書爲但不書爲誕也但者徒也徒馬者有馬無鞍如人袒裼之袒也迹其義類則古謂徒歌曰謠是其比也其所謂徒者但有歌聲而無鍾鼓以將也然則謂之但馬蓋散馬備用而不施鞍轡者也通典三十一又王瓊每見道俗乞丐無

道逢太保廣平王懷遽自言馬瘦懷即以誕馬并乘具與之案此書但爲誕誤也所與者但馬而無鞍勒故以乘具與之其理相貫也又案酉陽雜俎一卷北齊迎南使使主副各乘車但馬在車後鐵甲百餘人其所書曰但馬而不曰誕馬又馬在車後而名但知無乘具以備闕也

卜教

後世問卜于神有器名盃珓者以兩蚌殼投空擲地觀其俯仰以斷休咎自有此制後後人不專用蛤殼矣或以竹或以木略斲削使如蛤形而中分爲二有仰有俯故亦名盃珓盃者言蛤殼中空可以受盛其狀如盃也珓者本合爲教言神所告教現于此之俯仰也後人見其質之爲木也則書以爲校字義山雜纂曰殢神擲校是也校亦音珓也今野廟之荒凉無資者止破厚竹根爲之俗書竹下安教者是也至唐韻效部所收則爲珓其說曰珓者盃珓也以玉爲之說文玉篇皆無珓字也案許氏說文作於後漢顧野王玉篇作於梁世孫愐加字則在上元間而廣韻之成則在天寶十載然則自漢至梁皆未有此珓字知必出於後世意撰也干祿書九名俗字者皆此類也至其謂以玉爲之決非眞玉玉雖堅不可颺擲兼野廟之巫未必力能用玉也當是擇蚌殼瑩白者爲之

而人因附玉以爲之名凡今珠璣琲珕字雖從玉其實蚌
屬也夫惟珓校籔既無明據又無理致皆所未安豈
故獨取宗懍之說也懍之荆楚歲時記曰秋社擬教
於神以占來歲豐儉其字無所附並乃獨書爲教猶
言神所告於颺擲乎見之也此說最爲明徑也又歲
時記注文曰教以桐爲之形如小蛤言教教令也其
擲法則以半俯半仰者爲吉也此其所以爲教也

流離

漢西域傳罽賓國有琥珀流離師古曰魏略云大秦
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縹紺紅紫十種流離此蓋自然
之物采澤光潤踰於衆玉今俗所用皆銷冶石汁加
以衆藥灌而爲之虛脆不耐實非眞物案流離今書
附玉旁爲琉璃字師古之記流離是矣而亦未得其
詳也穆天子傳曰天子東征有采石之山凡好石之
器于是出天子升山取采石焉使民鑄以成器于采
石山之上注云采石文采之石也則鑄石爲器古有
之矣顏氏謂爲自然之物恐不詳也北史大月氏傳
魏太武時月氏人商販京師自云能鑄石爲五色瑠
璃於是采礦於山中即京師鑄之既成光澤乃美於
西方者自是中國瑠璃遂賤用此言推之則雖西域
瑠璃亦用石鑄無自然生成者若果出於生成則月
氏之賈從何人而受此鑄法也兼外國奇產中國未

始無之獨不聞有所謂眞流離也東坡作藥玉盞詩曰鎔鉛煮白石作玉眞自欺東坡謂煮即穆傳之所謂鑄顏氏之謂銷冶者也然中國所鑄有與西域異者鑄之中國則色甚光鮮而質則輕脆沃以熱酒隨手破裂至其來自海舶者製差樸鈍而色亦微暗其可異者雖百沸湯注之與磁銀無異了不損動是名蕃琉璃也蕃流離之異於中國流離其別蓋如此而未嘗聞有以石琢者也如階石之類古之謂珉又謂之碔砆至瑛璁琇玟皆石之似玉者使此一種石而入用自附名於玉不爲流離矣故知師古之言爲未審也

蘭出

漢法蘭出謂以違禁之物越出邊禁之地也無籍而冒入宮殿則爲闌入謂其人身竊入宮禁之內也闌有遮欄之義古字多通用蘭闌欄皆一也欄檻之版爲蘭子虛賦云宛虹拖於楯軒注云楯軒軒之蘭版也張平子西都賦曰伏櫺檻而俯聽薛綜曰櫺臺上欄也爲軒檻可以限隔高下故名之爲欄是皆闌干之闌也兵器在架曰蘭張衡賦曰武庫禁兵設在蘭錡李善引劉逵魏都賦注曰受它兵曰蘭受弓弩曰錡蓋以轄束兵器名之曰蘭也井上四立幹四出而相交亦名爲蘭言能遮限井口也聯木以邀遮禽獸爲闌上林之賦校獵也顏師古注曰校以木相貫穿揔

爲闌校遮止禽獸而獵取之也馬牛閑廐爲闌周官
校人闌板以養馬故命之爲闌也納奴婢閑中而鬻
賣之亦名爲闌賈誼傳賣僮納之閑中閑即闌也合
數者而求其義則闌出闌入之理皆昭昭矣後世財
利所在官專其入則命之爲榷榷者水上獨木之橋
也言獨專此水禁塞它路如一木橋然也夫以專取
爲榷則犯國禁而越出越入皆當爲闌矣

十數改用多畫字

古書一爲弍二爲式三爲弍蓋以弍爲母而一二三
隨數附合以成其字特不知單書一畫爲一單書二
畫三畫爲二爲三起自何時今官府文書凡其記數
皆取聲同而點畫多者改用之於是壹貳叅肆之類
本皆非數直是取同聲之字借以爲用貴點畫多不
可改換爲姦耳本無義理可以與之相更也若夫十
之用拾八之用捌九之用玖則全無附並也然亦有
在疑似間者易之叅天兩地左傳自叅以上則往稱
地來稱會是嘗以叅爲三矣顏子不貳過士有貳宗
國不堪貳爲其與正爲副則貳之爲二尚或可以傳
會矣在顏師古時江充傳固已訛大臺爲太壹矣薛
宣傳本曰壹笑爲樂而傳本乃改壹笑爲壺矣則是
此時一已爲壹矣若元本不用壹字則一字本止一
畫何緣轉易爲壺爲矢也若曰唐至明皇始盡以

今文代去古文因盡歸咎明皇則師古之時漢書傳本何爲已變太臺以爲太一壹笑以爲壺矢耶又九漢書一字皆以壹代則一變爲壹久在明皇之前矣然而古今經史凡書千百之字無有用阡陌之陌公伯之伯者予故疑舊本不曾改少畫以從多畫也然不能究其起自何時

大衍虛一

正易新法之論大衍曰掛一之在四十九元不入用則雖去之無欠也其意以爲揲蓍之初此一既掛左指則自不預揲數上聲之數矣去聲及其揲四已定此一又歸奇扐則又不入七八九六之用故曰去之無欠也此蓋以象數言易於有爻之後而不知超象數以求易於未爻之前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之生二是虛一之能生天生地者也夫天地得此之生於太極也其象在蓍則分一爲二是其形容已然此之分二者從何而來豈非從一握則四十九用皆藏一握之內及其分一握以爲兩握則一已生二而一遂無見聖人於是即五十蓍中取其一蓍掛之左指者既不以揲又不循數其意蓋示四十九用之上此之一數處揔無爲而四十九者各以七八九六聽令而受數焉耳故此一雖虛而天下之實莫不由之以出則安可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也故知此說

不能求諸未爻之前也

北虜於達魯河鈎魚

燕北雜録載契丹與宗重熙年間永制儀衛打圍射鹿鈎魚等事於景祐五年十月撰進不書撰人姓名而著其所從聞曰思鄉人武珪在虜十餘年以善歌隷帳下故能習虜事詳悉凡其所録皆珪語也達魯河鈎牛魚虜中盛禮意慕中國賞花鈎魚然非鈎也鈎也此之所記於虜爲道宗清寧四年其甲子則戊戌正月也達魯河東與海接歲正月方凍至四月而泮其鈎是魚也虜主與其母皆設次冰上先使人於河上下十里間以毛網截魚令不得散逸又從而驅之使集虜帳其床前預開冰窾四名爲冰眼中眼透水旁三眼環之不透第斲減令薄而已薄者所以候魚而透者將以施鈎也魚雖水中之物若久閉於冰遇可出水處亦必伸首吐氣故透水一眼必可以致魚而薄不透水者將以伺眎也魚之將至伺者以告虜主即遂於斲透眼中用繩鈎擲之無不中者既中遂縱繩令去久魚倦即曳繩出之謂之得頭魚頭魚既得遂相與出冰帳於別帳作樂上壽

古用玉非純玉

古禮用玉甚多而玉不乏或疑古玉多於後世是則然矣然而有說也說文玉部案禮天子用全純玉也

上公用駵四玉一石侯用瓚伯用將玉石相半也然則瓚將云者其質半玉半石而駵者五分其質而四分爲玉一分爲石也然則古之禮玉惟天子所用通體是玉若其間雜之以石則不用也自上公以降則駵瓚將之質雖不免雜之以石亦入用也則其禮用雖多允半珉半玉亦入用也紹興十三四年間或於會稽禹廟三清殿前發地得瘞玉官寺初未之知人多分取及縣官知而録之止餘四物其一蒼璧也色帶青一邊有土黷處稍變爲土黄色不知在瘞幾何年矣其二蒼璋也極小略可三五寸許正爲半圭之形此三者蓋眞玉也又有一物體圓如璧而旁出兩角末即是圭頭在禮所謂兩圭有邸者也色似玉帶白而體質甚輭觀者多用指爪掐試已成深穴細視正是寒長解石輩耳亦恐未可名之爲珉也其器見藏禹廟縣尉典之前後官遞相付授防換竊也吳民可帥越大興工浚鏡湖得小玉璧以藏公帑中迹此數物而攷之以古則皆得諸禹廟其在土中者必爲薶玉以祭者也得之水中者則其沈祭之玉也古用玉如此之多也

蓍以七爲數

諸家多言蓍以七爲數至其何以用七則莫有言者意謂七七四十九正蓍之用耳歷攷諸易自數揔以及

數變皆無以七爲祖者獨有七爲少陽固在四策之一然此之七也進之不得爲陽數之極退之不能爲陽變之祖則七在四策中特其列數之一耳安能揔攝它數也顧獨於末流取四十九以配七七而謂蓍數之祖何所本也

鴻毛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翼乎如鴻毛之遇順風鴻毛非指其羽中之最大者言如鴻鵠得風而順其羽翰既大風又借便故以爲賢臣遇主之喻也

河豚

類篇魚部引博雅云鯸鮔盈之反鮀也背青腹白觸物即怒其肝殺人正今人名爲河豚者也然則豚當爲鮀

禹冢

漢地理志會稽郡山陰縣注云會稽山在南上有禹冢禹井今紹興府城東十許里有告成觀觀有禹廟相傳禹墓在廟東之小山山下又有窆石或云禹葬所用然絕無信傳又其地自在山陰縣治之東與古傳在南者方鄉不應若紹興府府治則又在今山陰縣之西而其正南大山即秦望山也秦始皇父子皆登此山以祭禹矣南史記秦碑至是尚在讀二世碑是也然則禹墓在秦望山上山陰縣南而不在告成

觀甚明

背子中禪

今人服公裳必衷以背子背子者狀如單襦袷襖特其裾加長直垂至足爲耳其實古之中禪也禪之字或爲單皆音單也古之法服朝服其內必有中單中單之製正如今人背子而兩腋有交帶橫束其上今世之慕古者兩腋各垂雙帶以準禪之帶即本此也江充傳衣紗縠禪衣師古曰禪衣若今之朝服中禪也漢官儀曰虎賁中郎將衣紗縠禪衣事物紀原曰漢高帝與項羽戰汗透中單且曰中單即今汗衫非也

躧 音屣

地理志趙地倡優女子彈弦跕 它頰反 躧游媚富貴注躡跟爲跕掛指爲躡師古曰屣謂小履之無跟者也跕謂輕躡之也案今人夏月以生帛爲屧其三面稍隆起惟當脚跟處正低即師古所指也

湘素雜記

靖康間閩人黃朝俊所作也辨正世傳名物音義多有歸宿而時有闕疑者至釋宋子京刈麥詩以四月爲麥秋而曰案北史蘇綽傳麥秋在野其名遠矣是未嘗讀月令也以此見博記之難

宿州虹縣

虹縣今宿州屬邑也今讀如絳孔光傳光爲虹縣長

注虹沛之縣也音貢即與今呼不同

舞馬

梁天監四年禊飲華光殿其日河南獻赤龍駒能伏拜善舞周興嗣爲賦本傳六十二案此時已有舞馬不待開元間矣唐中宗景龍文館記已有舞馬亦非明皇刱教也

渾姓

劉禹錫集二十八送渾大夫赴豐州其詩曰鳳銜新詔降恩華又見旌旗出渾家然則渾姓側聲也

怪石

禹貢青州貢品有鉛松怪石說者疑怪石之爲玩物不當責貢予曰非也其所謂怪非今世所玩如靈璧太湖之石嵌空玲瓏可爲戲玩也質狀色澤似石而非石故以怪名也怪者異也說文瑀璅音繅玗音于瓊音燮詩之貽我佩玖有蒼璁衡以至系璧之琫充耳之琇與夫瑎之黑也珊瑚之赤也碧雞之碧也許氏以及漢儒皆嘗枚列其物而命之名曰此石之次玉者也此石之能比乎玉者也以此之石而比璠璵璿瓘瑾瑜琳球則不能齊及然能超出常石之上得與眞玉爲比豈非石類之卓然秀異者乎則其命爲之怪非抑之也所以高之也且古之用玉比後世特多不止六器五瑞而已也刀劒衣佩日用之具皆用玉也用玉既

多則所須必倍其勢不得不以似玉者充代足用也故玫瑰琫琇固已明用美石而夫駝瓚將之類則玉而雜石亦兼用之然則兼列怪石以期足用事之必然者也則怪石之貢以用而不以玩亦已明矣

荅 婕妤

詩參差荇菜左右采之許氏曰荇餘也左右者后妃左右所謂淑女也言左右淑女如河洲之有荇餘也予於是疑漢之婕妤取此義以名也字或加女則爲婕妤或加人則爲倢伃皆本詩之荇菜而增偏旁也漢世名所采良家女爲采名或亦本此矣

富貴昌宜侯王

淳熙乙巳予以大饗恩封新安郡侯時寺丞佐善小篆予問何人能刻銅當呼之使刻時因引予入一書室四壁盡是古器皆有欵識其中一盆鑄寫特精而格制差淺四旁皆隱起水波中有兩魚其間不爲水紋處有篆文六字曰富貴昌宜侯王予時大病更生樂見昌宜二語意蓋欣然不暇究其爲何種制度也丁未三月二十八日在建寧閱唐會要見上元間高宗即洛北營建陰殿韋洪機掘地得古銅器如盆而淺中有蹙起雙鯉之狀魚間有四篆字曰長宜子孫以較時公所藏則盆與樣制皆與之合其中字語則隨人意向故兩語兩不同耳然則此制唐已前既有之矣

桔槔水車

水車古無見莊子曰漢陰丈人鑿隧而入井抱甕而灌則直提甕汲井汲滿即出而灌之未有機巧也子貢於是語以桔槔之制其說曰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沃湯案此意制是就有水處立木其上交午如十字一頭繫甕一頭虛垂人者制其低昂故其挈水若抽數如沃湯也沃湯者湯之沸騰而湧起者也此其為械比之抱甕則事半而功加倍矣然而自此時至漢皆未有今世捲水之車也不獨未有捲水之車也雖水礶水碓亦無載焉故知智未及知也魏略曰馬鈞居京都有地可為園患無水以灌乃作翻車令童轉之而灌水自覆更出更入其巧百倍於常此方是今之水車也矣（出魏略載在御覽八百十四）

東堂桂

晉郄詵試東堂得第自言猶桂林一枝東堂者晉宮之正殿也山謙丹陽記曰前殿正殿也東西堂魏制也於周為小寢也（御覽三百七十五）

含章梅粧

壽陽公主在含章殿梅花飄著其額因撫放之以為粧樣山謙之丹陽記曰皇后正殿曰顯陽東曰含章西曰徽音皆洛陽宮舊名也名起後漢（御覽三百七十五）

太守黃堂

郡國志曰雞坡之側即春申君之子假居之地也後有守居之以數失火故塗以雌黃遂名黃堂御覽堂門

赤米

國語曰越大夫種謀曰今吳既罷而大荒荐飢市無赤米注曰米之惡者也御覽三十五案赤米今有之俗稱紅霞米田之高卬者乃以種之以其早熟且耐旱也然則越時已有此米矣南史任昉傳昉解新安太守去惟載桃花米即赤米也

程氏演蕃露卷第三